

一抹咸香

□苏州 李云

第一次认识到平望辣酱的好,却是因为一瓶来自七都的虾籽酱油。

细密的虾籽货真价实肉眼可见,装在一只小碟里。另一只小碟里装的便是平望辣酱。这两只小碟齐齐地摆在餐桌转盘上,为的是蘸刚蒸出锅的虾肉馄饨吃。美味出现在桌面上,纯正的苏式腔调细致入微。一只馄饨蘸上虾籽酱油,再蘸上平望辣酱,入口,剩下的只能是醉生梦死——不得不闭上眼睛,把身心全部交给食物,交给口腔。本就鲜味十足的馄饨,被虾籽酱油一封口,鲜味就收了回去。但平望辣酱恰如其分的咸香,又把鲜味给吊了出来。一封一开之间,当然不是大开大合,而是携上小领口露出来的一丝儿缝隙,鲜美与咸香一混合,重与轻、刚与柔,阴与阳,神圣的使命完成,让人心满意足!

虾籽酱油是好东西,何况还是由老镇源店主亲自手工制作,于情于理都是珍稀货。平望辣酱这个小妹就这样被豪门里的虾籽酱油抬高身价,同时也把自己从容地美艳了一把,之后吃蛋炒饭,我也喜欢挖一勺辣酱拌着吃。

当虾籽酱油遇见平望辣酱,就好比梁山伯与祝英台,刚开始是兄弟情分,然后是相亲相爱,最后是一家亲——美味即是抱团取暖,也是破茧化蝶。情感细致的变化

与转折,只能是吃到嘴巴里才能够领会。好在七都和平望离我不远,一个站在太湖边,一个站在运河畔。

或者说,它们一直在等着我,当岁月对我进行裁剪和磨砺之后,心平气和,它们出场了,继而被发现。也就是说,起初,我是有些瞧不上平望辣酱的。因为它没有辣味呀,没有辣味的辣酱怎么能叫辣酱呢。

我第一次吃平望辣酱,是在镇上的一家面店。那时候的南麻还很小气,街面只是一个“之”字形,人与人之间都是熟悉的,不是富阳街就是南洋街的,不是东庄浜就是蒋家浜的。属于自恋型,便也就有点排外。江南乃富庶之地,自恋一点没有错,所以面店里的辣酱只有平望辣酱。辣酱装在长长的玻璃瓶里,并不像常用之物,瓶盖上下落有一层灰。看着像辣酱,其实一点也不辣。年轻的我,也无法感受到咸香里的一唱三叹,对这瓶一点也不辣的辣椒便产生了真假的质疑。

眨眼就来到2007年,我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,上面说平望辣酱制作工艺已被认定审批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达顺酱园这家百年老店不仅生产辣酱,还生产辣油,酱菜等。平望辣酱始产于1934年,选用的辣椒是上等的鸡爪辣椒。鸡爪辣酱特点便是空腹

小、肉质脆、嫩、微辣。一个“微”字,可能就是精华,是重头戏。再配以优质食用油经加工制成,油质清透、辣味醇香。

百年历史沉浮,功不可没。一瓶辣酱显然已是“平望味道”,平稳、温和、内敛,带着点小确幸,更像是一马平川的回首张望。还由于水运、陆运发达,平望便是重要的交通枢纽,命运因此就只能是沿途的风景,像驿站。经过这里,要么是出发,要么是回家。这让小九华寺、莺脰湖,多少是有点委屈的,那么好的风景只在眼睛里一闪而过。一段时间,平望路边饭店的人气可谓盛况空前。正是这些南来北往的客人才让平望辣酱延续了下来,因为南来北往的过客不管是从船上还是从大车里来,多数是喜欢吃点辣的。虽然这款辣酱并不辣,但足以安抚想念辣味的心,至少是辣酱吧,至少咸香醇厚啊。

我喜欢上平望辣酱,是最近的事。这时,我在到南麻生活已有二十余年。口味和性格有所改变。过不惑之年,逢人处事,不再心急火燎。也找到了吃平望辣酱的最好搭档——虾籽酱油。当虾籽酱油遇上平望辣酱,是融合,亦是独立成篇,所要说的不过是衣食住行里的一件喜欢吃和不喜欢吃的事。但食物与人的相见也存在机缘巧合。所谓的味道亦是人物的气质,谁还能说这款辣酱为什么不辣呢!

和轻轻颤动的花团,听听风中紫薇的絮絮低语。

汪曾祺先生写紫薇写得极为传神:“它开起花来,真是‘繁’得不得了。紫薇花有六瓣,每一瓣都由一条细长的叶柄支撑在胚珠上,数十朵小花组成一束,数十束花又组成一簇,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。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。真是乱。乱成阵。乱成一团。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嚷嚷。”

紫薇花的花期很长,从夏天一直开到秋天。“谁道花无百日红,紫薇常放半年花。”半年,是杨万里的夸张,但从夏到秋,紫薇一直开着,这是个不争的事实。

借着迷醉的眼神去欣赏竹林的夜色,可我不敢出门,担心脚一滑,会摔进望不到头的溪水里。还是安安稳稳地躺着吧,不然明朝别后,我要错过这细碎如丝的竹音了。

溪水从山顶流淌而下,竹林也是从山顶一丛丛生生长过来的,它们好似一对亲昵的恋人,相依相偎。可它们的性格又迥然万里。住进美庐对面的这幢多层别墅,开门推窗,乍一听,全是奔腾汹涌的人间豪迈,可每一声都入不了心,总觉得与岁月相隔很远。倒是藏在水流背后的竹音,不急不缓,徐徐飘来,它们用修竹干竿换来世上的片刻宁静,它们不图虚名、不慕权贵,默默地在山涧水岸挺直腰板,堂堂正正地生长。

同行的朋友说,他喜欢水穿危石。而我,立场不改,偏爱这竹掩柴扉。能够听竹的庐山,才是最清夏的庐山。

来一碗炕土豆

□湖北宜昌 鲁珉

在老家,土豆不仅是蔬菜,也是主粮。土豆的吃法太多,炕土豆便是其中之一。炕土豆不在乎其大小,越小越好吃。

那个年代,母亲先是将土豆从地里挖回来,装在竹篮里,让我提到小溪里,洗净,然后就是削皮。感觉那个时候,暑期在家很多时候就是在洗土豆,削土豆皮,甚至是去地里挖土豆。

削掉了皮的土豆都会泡在清水里,不然,转眼就会变黑。母亲快要忙完农活的时候,便会大声喊:“把土豆煮了,我回来好炕。”于是,我就点燃灶膛里的柴火,倒进清洗了好多遍的土豆,加清水刚刚没过,盖上木质的锅盖,守着灶台等母亲回来炕土豆。

母亲急匆匆地回来了,还没进屋,总是会问土豆煮好没。我边看手中的小人书边回答说,早煮好了。

母亲先是直接在柴火灶旁,把灶里的柴火弄好。炕土豆的柴火不能太大太猛,火大了容易炕糊;也不能太小,火太小了时间要得长,炕出来的土豆就太绵,也不好吃了。

眼见锅开始冒烟,母亲便将大匙菜油洒进锅里,只听见“滋滋”几声,锅里烟就更大了。母亲熟练地用锅铲将已经滚热的菜油均匀地涂抹,然后将煮好的土豆倒进锅里,开始中火慢炕。

随着锅里的温度升高,土豆在菜油的裹挟下,开始散发出特有的清香。趁炕土豆的间隙,母亲就切好了一大盘青辣椒。炕土豆加清炒辣椒,几乎是整个夏天的晚餐标配。偶尔会在清炒辣椒中加几片腊肉,那便是最好的硬菜了。

等土豆外面有了一层焦黄时,母亲有时会加一点切碎的大蒜,如果有客人来,还会加一点白芝麻。起锅前,再加一小匙菜油,那香

味,顷刻间便弥漫整个老屋。

那时的土豆有很多品种,至今仍然记得几个品种。马尔科、米拉、杠子。于是,乡间便流传一个段子。早是一米拉,中午是马尔科,晚上一杠子。意思是早上拉你起床,晚上上床躺起,就像一根杠子。段子的背后就是,一天三餐全是土豆,因为没有其他主食可吃。

炕土豆除了用菜油外,还可以用漆油。漆油也是一种灌木植物油,产生漆油的树就叫漆树。成年的漆树可以割漆,用来刷家具,漆出来的家具比如木椅子,锃亮锃亮的。树上结的籽,采摘下来,送到榨房就榨出与菜油一般的油。只是有一些人对漆树过敏,不仅不能吃漆油,就连从漆树下面经过,身上都会起疙瘩。

漆油炕出来的土豆,比菜油炕出来的更酥,更香,远远地就可以闻出来是漆油炕的。每当母亲用漆油炕土豆时,邻居们总会跑来说,今天炕土豆肯定用的是漆油。这时,母亲总会用锅铲装上几个,递给邻居们尝一个。因为那个时候,漆油非常稀少。

现在我也常炕土豆,女儿总是说我是传承了奶奶的手艺。是的,炕土豆看似很简单,却很有讲究。土豆煮熟的程度、火候的掌握、油放多少,炕多长时间,都有一定的规则。

每每用筷子夹起包面焦黄的土豆时,就想起儿时的夏天,母亲炕土豆的情形。只是现在,毫羞的母亲眼花手慢,虽已炕不出那时土豆的清香,可每次回老家,还是会让母亲炕一锅土豆。我仍然站在柴火灶边,等母亲用碗装上,咬一口,对母亲说:“真香。”

母亲听了,布满皱纹的脸上便露出开心的笑。虽然口中的土豆已经不是儿时的味道,但在心里,却永远是。

地铁站里读红楼

□四川眉山 徐峰文

八月,前往南京旅游,感悟“世界文学之都”的无穷魅力。

南京地铁3号线文化墙,以《红楼梦》的多彩场景为主题,营造出丰富多彩的红楼文化。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集大成之作,清代小说《红楼梦》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。而《红楼梦》及其作者曹雪芹,也为南京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说起曹雪芹的人生经历,就不能不谈及与南京的渊源。南京不仅是曹雪芹的出生地、成长地,也是曹家发达与衰落之地:曹家祖孙三代都在江宁织造府担任要职,遂成为南京的名门望族,后来因为被抄家,曹家就此中落。曹雪芹以自家发达和衰落的历史为原型,创作出旷世名著《红楼梦》。

南京地铁3号线全长43.9公里,共有29个站台,9处建有红楼文化艺术墙。其中,大行宫地铁站建有“金陵十二钗”大型壁画,包括林黛玉、薛宝钗、贾元春、史湘云、王熙凤等人,这是一组经典的艺术形象,令人回味无穷。我们来到林黛玉的壁画前,想起了曹雪芹对她外貌的描绘:“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,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。”

最是长情紫薇花

□如东 孙同林

夏天,在小区的人行道两侧和绿地上,随处可见紫薇花,“盛夏绿遮眼,此花满堂红。”紫薇花看起来绚烂缤纷,一点莹白、一团红粉、一片嫣紫,在盛夏的浓绿中流转,果然是风吹树摇,花潮涌动。

几年前,搬到新居的时候,我就在院子东侧的路边栽了几棵紫薇,那时还不太认识紫薇,只是觉得这种花树好玩,每年冬天人们把树冠树枝整去了,到第二年春天它又硬生生长出新枝来,更为可爱的是一夏天花团锦簇的样子。紫薇有很多品种,我家的这几棵紫薇品种不尽相同,有胭脂色的红薇,淡紫色的紫薇,浅蓝色的翠薇,纯白色和粉白色的银薇……

由于色彩不同,花期早晚有别,倒让我觉得多了一番情趣。

与紫薇相处时间长了,我还发现紫薇的树干外皮会自然脱落,据说这叫“换肤”,其时,嫩肤上留下外皮脱落时的一片一片青色和白色的云斑。用指甲搔搔树干的嫩肤,枝叶还会微微抖动,听说宋朝人叫它“不耐痒花”,现在又有人叫它“怕痒痒树”或“痒痒树”,这更是让人好奇。

初秋的午后,阳光已经没有了盛夏的火热。午后,我走到紫薇树下,树荫在我的脚下像海浪一样一会儿漫过来,一会儿又卷过去。我没有特别的事,只想在树下静一静,看看微风中紫薇的枝叶

加狂躁。四下都睡着了,连精力旺盛的鸣蝉也准备偃旗息鼓了。水流开始唱独角戏,它像瀑布一样,在竹子面前肆意怒吼。但竹子已经习惯了,它们一根根挨着,听高山流水如听激越的曲子,无论怎么跌宕起伏,总比那猿猴长啸要悦耳些吧。

山月皎洁如烛,一道道光影箭一般投射到竹林里。竹林的西边是迎光的。竹林的东边,在影子最深处,几只栖鸟突然被惊醒了,它们的叫声柔嫩、清脆,仿佛稚童临轩敲门,仿佛故人踏雪来访。

庐山的夜晚,哪怕这样的大暑天,也是相当凉爽的。非但不用开空调,还得将厚厚的被子一裹再裹。我住在别墅二楼,躺在藤椅上就能看见窗外的竹子。它们有的长在水中央,时刻与激流博弈,有的攀附在悬崖峭壁,无论多大风雨,从不愿松手。我想痛饮一番,想

庐山听竹

□扬州 曹阳春

别墅后头,有一条小溪。它从高处奔来,一路撞树击石,似乎正追赶着什么。我推开窗户,想仔细看看它的模样,可它头也不回,直接朝前方疾驰而去了。倒是溪水两边的修竹,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。

溪水大大咧咧,左蹦右跳。竹子却不一样,一直矜持得很。它们与溪水为伴,那是要终生捂紧耳朵的。未出土的嫩芽,刚冒尖的新笋,它们一来到这个世界,满耳便是水流,暴雨一般湍急的水流。及长高长硬,它们无法振翅高飞,而是必须待在原地,个别运气好的,能被裁下来作为鸣凤的管子或钓鱼的竿子,但大多数还得继续忍受溪水的喧哗。古竹老梢早就打消了云游四海的念头,吵就吵些吧,毕竟这一辈子,得益于人家的滋养,根系始终发达呀,身子骨始终硬朗呀。

入夜之后,溪水的声音变得更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55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